

江海潮生 / 著



罪推理
事务所
系列 02

万境归心 之 血月亮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一 / 著

奇境
异闻
之
血月亮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奇境异闻之血月亮 / 江海潮生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360-8337-0

I. ①奇…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6217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文 珍

责任编辑: 张 懿 周思仪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
- | | |
|------|--|
| 书 名 | 奇境异闻之血月亮
QI JING YI WEN ZHI XUE YUE LIANG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
| 开 本 |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 |
| 印 张 | 7.625 1插页 |
| 字 数 | 150,000字 |
| 版 次 |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30.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总序

收获编辑部

悬疑推理小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舶来品。虽然早在清朝，中国小说中便有“彭公案”“施公案”一类公案小说，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悬疑推理小说的出现，还得溯源至20世纪初中国文人对于柯南道尔“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译介与模仿（早期的译介者往往同时也是仿写者）。用范伯群教授的话讲，中国现代悬疑推理小说——当时一般称为“侦探小说”——在诞生之初，就存在一个“包拯和福尔摩斯交接班”的问题。

而在中国本土的悬疑推理小说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发展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这可能与中国社会长期缺乏理性、科学、法制精神有关，而这些社会普遍认知对于悬疑推理类小说而言，犹如土壤和空气对于植物生存生长一般重要。

但近些年来，中国悬疑推理类小说的创作，无论从数

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不错的实绩，涌现出很多有着丰富生活经历和创作才华的年轻写作者。而本套“罪推理事务所”系列书则恰是对这些近年来部分创作实绩的一种汇总与展现。

现如今，每一位优秀的中国悬疑推理小说家在创作时都需要面对四个问题：如何面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创作资源？如何面对欧美日本同类型小说的辉煌创作成果？如何融合悬疑推理故事于中国社会环境而达到浑圆的境界？如何用紧张而刺激的故事表达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主题？本套丛书所选的这些篇小说正是写作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的思考与回答。

我们现在还很难概括总结出中国悬疑推理类小说已经形成了哪些独特的能立于世界同类小说中的风格或流派，但看过这这些作者的作品后，我们有理由相信，距中国派推理小说的诞生，已经不远了。

第一章

1925年，上海，初秋。

这是法租界亚尔培路的一幢英式乡村小别墅，外表略显破旧，并不起眼。周围栽满高大茂密的法国梧桐，将小别墅完全遮掩住，外人很难看见里面的情形。

此时，别墅的主人——震旦大学考古系教授陈奇正在书房里踱步，神情显得有几分焦虑。他转头看向窗户，玻璃上印出他的模样：三十四五岁，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玳瑁眼镜，白净斯文，面貌平淡，唯一的优点是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半眯的时候显得很睿智，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学生很管用。

一个月前，这张脸还是生气勃勃，而现在，只显得黯淡灰败，眼睑下面泛起大块的瘀青，显示出严重的睡眠不足。

陈奇觉得一阵眩晕恶心，赶紧闭上眼睛，顺手扶住了窗台。

楼下传来了脚步声，他紧张了一下，赶紧走到门口，探头张望。

“陈教授，是我。”似乎意识到主人的不安，上楼的人喊了一嗓子。

陈奇松了口气：“洪探长，快请进。”

法租界巡捕房探长洪一枫快步走上楼，热情地使劲握住陈奇的手：“陈教授，劳您久等啦。”

陈奇不动声色地从他油腻腻的肥掌中抽出手：“洪探长，这几日麻烦你了。”

“客气客气，我这是职责所在，毕竟陈教授你的安全要紧。”洪一枫回头招呼楼梯下面的人上来，“你要的保镖，我给你找了一个。”

陈奇盯着慢腾腾走上来的大个子：一脸的络腮胡子，头发蓬乱，遮去了大部分面容，眼睛低垂，神情萎靡，看不出年龄。他上身穿了一件灰色的对襟褂子，下面一条黑色的布裤，脚上却蹬了一双皮鞋，与身上的衣服很不协调。

“洪探长，我想找的是类似燕子李三那样的厉害人物，可这位……”陈奇仰脸看着高了自己一个头的大个子，心里有点犯嘀咕。

大个子突然开口：“你可以叫我鸽子李四。”

陈奇迷茫地看看大个子，又看看洪一枫：“鸽子李四？”

洪一枫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两下：“名字不过是个代号，随便叫什么都行。也许他没有燕子李三那样的轻功，但是

身手绝对了得，保护陈教授你绰绰有余。”

陈奇一脸“我很好骗吗”的表情：“希望这位李四先生身世清白，没有案底……”

“放心，李四比黄花闺女还清白……”洪一帆信誓旦旦，他任法租界探长多年，精明老到，一张嘴忽悠地痞流氓都不在话下，何况是这个不通世故的教授？

陈奇满心疑虑，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洪一帆已经拍拍李四的肩膀，丢下一句“好好照顾陈教授”，飞快地走下楼梯。

“洪探长，我还没说完呢……”陈奇追到楼梯口，发现洪一帆已经拉门出去，无奈地叹了口气，“李先生，我想……”

回身一看，这位鸽子李四早已不见踪影，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小跑进书房。

李四正坐在书桌前的木椅上，两条长腿大喇喇地跷在书桌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乱翻。

陈奇板着脸说：“李先生，俗话说，坐有坐相，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

李四收起长腿，放在地面，露齿一笑：“真可惜，在下没念过书。”

陈奇愣了愣，走上前夺回李四手里的书：“这可是明代版本的《金刚经》。”

“有区别吗？都是一堆纸。”李四眨了眨眼睛，露出无

辜的表情。

陈奇这才发现李四的眼睛很亮，几乎是金光四射，与刚才的萎靡不振判若两人。

转眼间，李四又恢复了原状，快得让陈奇以为李四刚才的眼神只是自己的幻觉。

也许，这个绰号叫鸽子李四的家伙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无能，而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想想现在的处境，陈奇妥协了。

“李先生，既然你是洪探长推荐来的，我相信你有能力保护我的安全。三楼的客房我已经整理好，你……”

李四打断了陈奇：“不，我住一楼门厅旁的小房间。”

“你怎么知道那里有房间？”陈奇很吃惊。

“观察，老板。那个房间正对着大门，视野开阔，能观察到前院里的情况。”李四笑了笑，“我需要摸清整幢别墅的情况，方便行动。”

陈奇只觉得一阵风从面前刮过，那个大个子就不见了踪影。

看着笨得像熊，动作伶俐像猫，陈奇惊叹了一下，赶紧上楼去找人。可他这种久坐书斋的文化人哪能跟得上李四的速度，眼睁睁地看着李四像旋风一样席卷过所有的房间，脸不红心不跳地到处乱翻，美其名曰检查漏洞。

当陈奇气喘吁吁关上所有的柜门房门，无意中向窗外看时，吓得险些从窗户跳出去。

“住手，别动我的菊花！”

陈奇一路大喊着，跌跌撞撞从楼上冲到院子里。李四正把他费尽心血培育的几十盆菊花随便摆放堆砌，搭成一个个阻击障碍。

“花盆可以阻挡来人的脚步，尤其在黑暗里，踢翻一个就等于报警。”李四好心地解释。

陈奇劈手夺过李四手里的一盆菊花：“这些是我的命根子，我花了十多年的心血培育出来的，一个也不能动！”

“命重要还是花重要？”

“总之，你不能动我的花。”陈奇小心翼翼将盆栽放到一边，又将李四搬乱的菊花一盆盆原样摆好。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美好的回忆，流逝的时光一点一滴都收藏在陈奇的心底，不容任何人破坏。

李四摇了摇头，有钱人多半有毛病，看来这个教授也不例外。

“对了，老板，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陈奇茫然地抬起头：“啊？”

“定金！”李四不耐烦地伸出手，“说好二十个大洋一个月，先付半个月。”

“哦。”陈奇站起身，“我去拿钱。”

这回轮到李四目瞪口呆了，这么大方就付钱，连问都不问一声，碰到地痞流氓，还不拿了十个大洋就直接溜号。

呆板，固执，保守，文弱，这是陈奇留给李四的第一

印象，现在又多了不通世故和天真。这样的人，是怎么在这个魑魅魍魉横行的世界活下来的？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陈奇回到书房，拉开书桌一个抽屉，数了十块大洋，一回身，差点被李四毛茸茸的胡子戳到脸，吓得他直向后退，腰部却撞上了书桌。

“李……李四先生，你靠近时能不能提醒一声？”陈奇小心翼翼地提议，“我不想天天在自己家中受惊吓。”

李四摸了摸胡子：“你说了算，老板。”使劲跺了一下脚，皮鞋跟敲在地板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陈奇惊得一哆嗦，手一松，大洋全掉了下来。

李四迅速地一弯腰，顺手一抄，手臂划了个弧线，将所有的大洋接住，大洋撞击时发出一连串“叮当”声，煞是悦耳动听。

陈奇张口结舌地看着李四耍花一样的动作表演，隐隐觉得自己似乎惹上了一个大麻烦。更令他头痛的是，明知是个麻烦，还不知道怎么退货。

“李四先生，希望你能换一身合体的衣服，顺便把原先的衣服给失主送回去。”

李四有点惊奇：“你怎么知道衣服不是我的？”

“很明显，鞋子太小了。”

李四低头看看被皮鞋挤得鼓在一块脚背，愉快地笑了：“观察很细致，不过，衣服是人家送给我的。”虽然是被枪顶着脑袋。

陈奇显然不相信李四的说辞，但也不打算追根究底，目光落在桌面摊放的报纸上。

李四目力精准，一眼就看见了其中一张报纸上圈出来的讣告：知名教授姜育林因病去世，民国十九年十月初二下午三时于卢家湾公墓举办葬礼，请亲友自行前往哭奠。

陈奇闭上眼睛，忍住一阵眩晕，至今，他仍然不敢相信，育林，他最敬爱的老师和兄长，已经永远离开了。

“老板，这就是你雇我当保镖的原因？”

陈奇睁开眼，李四手指着另外一张报纸角落处刊登的一桩不起眼的谋杀案，一脸严肃地问。

“洪探长没有告诉你原因？”

李四耸耸肩：“这老狐狸让我自己去查。”

陈奇会心一笑，这摆明是洪一枫的一种测试，他需要的不只是保镖，更是一个脑筋灵活的助手，一个在考古探险方面能够发挥作用的有用人才。

李四皱了皱眉：“我猜老板你也不会告诉我实情了？”

“我尊重洪探长的决定。”

李四磨了磨牙，这个平淡无奇的大学教授身上，肯定隐藏着什么重大秘密，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可详细的情况，洪一枫这老狐狸却不肯多说，只是让自己去查找。

他拿着大洋离开了小别墅，七拐八绕，专走小弄堂，最后，在一家破旧的理发店门口停了下来。店门上方挂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写着“吉祥理发店”。

理发师傅是一个精瘦的中年汉子，细眉小眼，因为生意寥寥，坐在门边的椅子上，晒着太阳打盹。

李四大步跨进理发店，顺便一巴掌拍在理发师傅的脑袋上：“吉祥，生意来了！”

吉祥差点被李四拍到地上去，捂着脑袋嚷：“是谁？”一回头，看见李四，顿时苦了脸，“又是你！”

李四早已一屁股坐上理发椅：“就是我。来来，理发修面，爷要重新出山了。”

“爷你个屁！回回当我仆人一样指使，我欠你啊？”吉祥嘟囔着抱怨，把白布系在李四的脖子上，亮出剃刀，“真想一刀割了你的喉咙。”

李四瞥了他一眼：“不怕死就试试。”

吉祥深知他的身手，赶紧谄媚地笑：“行行，我服了您老还不成？”拿起剃刀梳子，小心地替李四理发。

李四闭上眼睛：“你知道一个叫陈奇的教授吗？”

吉祥“嗤”的一声笑：“你看我这么一个理发的苦力，跟大学教授能扯得上？”

“别跟我打哈哈，我看了最近的报纸，不到一个月，死了三个大学教授，你会一点消息没有？”李四睁开眼，盯着镜子里的吉祥，“还是说，你真准备转行当理发师傅了？”

吉祥一抬眼，看见镜中李四凌厉的目光，叹了口气：“老弟，我是为你好，别蹚这浑水。”

“已经蹚进去了，现在我是陈奇的保镖。”

“什么？”吉祥一声怪叫，“谁跟你有仇，给你找这么个要命的差事？”

“除了洪一枫那王八蛋，还能有谁？”李四磨牙，“不过看在他把我从号子里捞出来的分上，只能忍了。”

“那就难怪了，遇到吃人不吐骨头的洪大探长，你只好自认倒霉。”吉祥眼珠骨碌碌转了几圈，压低声音，“你知道陈奇是考古学教授吧？”

“嗯，洪一枫介绍过，震旦大学的考古系教授。”

“那你知道死的那三个教授全是考古的吗？”

李四一惊，身体震了震，吉祥赶紧举高剃刀，才免于在李四脑袋上开血口。

“这么说，他们是同行？”

吉祥“啪”地拍了李四脑袋一下：“别动，开了口子怪谁呀？”弯下腰仔细用剃刀刮李四颈后的细发，“听说，他们都是全国几个大学知名的教授，前些年组成了一个考古小组，跑了很多地方。五年前，突然有一个教授下落不明，剩下的四个人就回了大学，谁会想到今年突然陆续死掉。有人说，他们受到了诅咒。”

李四冷笑：“这么无聊的传言也有人相信？这不是什么诅咒，分明是连环谋杀，我猜，这几个教授不幸在考古中找到了什么宝藏，才引来了杀身之祸吧。”

“不是。”吉祥顿了顿，“你听说过血月亮吗？”

李四一愣，脸色微变。

前几年，上海滩流行一个传说，古董市面上出现了一枚鸡血红的玛瑙圆璧，号称血月亮，谁若能得到它，谁就能得到无数财富。然而，谁也没有真正见过这枚血月亮，因为见过血月亮的人没有一个能活下来。

“那个传说被血染红的玛瑙玉璧？”

“对，被诅咒的血月亮，听说最后那几个教授得到了，拿去研究，结果……”吉祥喉咙发紧，下面的话没说下去，放平座椅，低头认真给李四修面。

李四也没说话，眯着眼睛不知在想些什么。蓬乱的胡子慢慢从他的两腮和下巴处剃掉，露出原来英俊刚硬的面孔，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行了。”吉祥松了口气，伺候这个家伙真不是件好差事，前一秒能笑得像天使，后一秒就变脸露出恶魔本质，谁招惹谁倒霉。

李四慢吞吞地站起来，从怀中摸出一张纸，丢给吉祥。

“帮我准备这些东西。”

“我不收理发费就够吃亏了，你还管我要东西？”吉祥愤愤地嘀咕，扫了一眼纸条，惊吓地叫起来，“什么？两把勃朗宁，子弹若干，匕首一把，小飞刀一包，迷药，止血药……”

他气急败坏地从一长串名称中看到最后一项：“还要租一辆出租车？混蛋，你到底准备干啥？”

“瞎吵吵什么，我又不是不给钱。”李四摸出十个大

洋，丢给吉祥，“拿着。”

“十个大洋？能做什么？这些东西要准备齐了，非五十个大洋不办，你当我是开慈善堂的？”吉祥狠狠地将纸条拍在桌上，“没门！”

“我现在只有这么多，等我赚了钱再补给你。”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钱别想。”吉祥向来对钱财看得极紧，哪肯白白大出血。

李四双手互相握握，骨节发出叭叭的响声：“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还欠我一条命呐。”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吉祥气哼哼地瞪着李四。

李四忽然咧嘴一笑，凑近了吉祥：“想要你命的人可不少，我要是去放个话，说‘花蝙蝠’……”

话还没说完，吉祥立刻惊恐万状：“别，别，我答应，我全答应，还不行吗？你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混蛋！”

李四摸摸他的脑袋：“你这颗脑袋值钱得很，别说是我条子上的这点东西，黄金万两都能换。好好珍惜吧，丢了怪可惜的。”

吉祥一把打开李四的手：“滚！”

回来的时候夜已深了，别墅一片黑暗。李四没有钥匙，但不妨碍他翻过围墙，顺便察看了一下四周，将可能出现漏洞的地方记在心里，以便将来修补。

虽然他只是一个临时的保镖，但是积累良好的口碑是

必需的，将来可以凭此找到不错的下家。

此时满天星斗，月明如镜，空气中飘浮着桂花的甜香，各种秋虫不停地悲鸣，越发显得周围格外寂静。

李四眼珠一转，不对，太安静了。按吉祥所说，既然上海滩有那么多人觊觎着传说中的血月亮，陈奇的住处岂会这样平静无波？

他巡视了一圈，果然发现有几拨人在监视，谁也不会轻举妄动，却也不允许别人先动手，互相牵制形成僵持局面。

李四冷笑两声，忽然玩心大起，捡了几块石头，跳上围墙，瞄准其中一个盯梢的，猛地掷出。

黑暗中只听“哎哟”一声，跟着稀里哗啦、扑通等一连串声响，再然后便是骂声不绝。

李四咧嘴一笑，作势又要扬手，其余几个盯梢的赶紧从藏身处飞速跑开，速度比兔子还快。

李四调戏了一番众人，心情大好，跳下围墙，拍拍身上的灰，迈开长腿，轻巧地走进别墅，活像一只狸猫。

虽然没开灯，但李四受过训练，能够暗中视物，直接走进门厅旁的小房间，突然看见黑影晃动，一翻腕拔出匕首，顶上了对方的脑门。

“啊……”一声颤抖的惊呼，紧接着人就向后倒去。

李四眼疾手快，一把拎住对方的衣领，将他往床上一放，百忙中还不忘记回身一拉灯线，小房间中骤然充满光亮。